

“土城会议”——

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

■刘小花



青杠坡位于赤水河东岸，土城镇东北面约3公里处。青杠坡似“葫芦”形，中间是约2平方公里的狭长坝子，周围有老鹰石、营棚顶等山峰。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。

此时，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县城，阻止中央红军北进。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4个团已进至土城以东地区。27日，红一军团在贵州赤水县城陷入与川军的战斗。红一师在黄皮洞被川军三面包围，伤亡较大；红二师在复兴场的战斗也进展不利。川军郭勋祺部尾追董振堂的红五军团，至下午抢占了土城东南青杠坡和石羔嘴东南端，截断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联系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中央红军与川军郭勋祺部尚未决战，已处于不利局面。

28日凌晨，青杠坡战斗正式打响。根据战斗部署，红三、五军团及干部团消灭进占枫村坝、青杠坡之敌，红九军团及红一军团红二师担任预备队，红一军团红一师担负钳制赤水、旺龙场之敌的任务。此次战斗由彭德怀、杨尚昆具体负责指挥。

红三、五军团率先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，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，战果一直无法扩展。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，朱德和刘伯承也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，鼓舞战士英勇杀敌。中革军委立即命军委纵队干部团、红一军团一部赶往战场增援。

川军郭勋祺部居高临下，依托坚固工事，向红军进行火力压制。红军战士只能仰攻。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，红军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中，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拉锯战。经过苦战，红军终于夺回部分阵地。

此时，红军破获国民党军最新情报，青杠坡之敌并不是此前了解的数千人，实际上是万余人。而且，川军武器装备精良，弹药充足，战斗力比黔军强得多。同时，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，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。倚仗着优势兵力，川军一步步向土城压来。再打下去，此次战斗将变成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。

关键时刻，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。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最新情况，毛泽东提议改变行军路线，迅速西渡赤水河，向川南地域开进。到会同志一致赞同毛泽东这一提议。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渡长江的计划，迅速撤出青杠坡战斗，西渡赤水河，再相机行事。

为了迅速实现这一行动方针，领导同志作了分工：毛泽东、朱德、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，周恩来负责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，陈云负责安置伤员，处理军委纵队笨重物资。

29日凌晨，朱德发布《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》：“我野战军拟于今二

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。”拂晓，中央红军兵分三路，从猿猴场（今元厚）、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（即一渡赤水），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。敌人赶到河边时，见到已炸的浮桥，只能隔岸兴叹。

“土城会议”虽然召开的时间短暂，但意义不凡。这次会议是在土城战斗陷入僵局后召开的关键会议。会议果断改变了中央红军原定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，及时转换行军路线，扭转了被动局面。正是这个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决定，成为永载世界战争史册的“四渡赤水”的开始。从此，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，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，积极寻求战机，有效地歼灭敌人。“土城会议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果断的决策能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，红军此后逐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从被动走向主动，从失败走向胜利。

如今，曾被红军将士鲜血染红的青杠坡战场，早已郁郁葱葱。高耸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屹立于万山丛中，犹如战斗中英勇无畏的英雄风骨，傲然挺立。“土城会议”——这次在激烈战斗过程中召开的特殊会议，也必将永载史册。

上图：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。
资料图片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银

处境危险。中共中央急电指示周恩来等人设法营救。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，要求不惜代价，转移“在港各界朋友”。1942年1月9日，邹韬奋、茅盾等20余人第一批秘密撤离香港，到达宝安白石石龙。此后，我又组织了多批营救行动，历经11个月，行程两万余里，先后将800多人安全转移至大后方，为新中国保护了大批文化精英。在这次营救行动中，邹韬奋为曾生题词“保卫祖国，为民先锋”。复征在《秘密大营救》代序中写道：“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、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。”

1943年12月2日，东江纵队在惠州土洋村正式成立，曾生任司令员，林平为政治委员，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。1944年7月21日，东江纵队独立第3中队与日军遭遇。为掩护主力撤退，少年班班长黄友带领4名战友阻击日军，打退日军多次冲锋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。黄友被中共中央追认为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英雄”“中国共产党模范党员”。

在东江纵队纪念馆，我看到朱德在党的七大军事报告中的话：“八年来，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——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华南抗日纵队，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、残酷的、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。”在艰苦的抗战岁月，东江纵队远离主力部队，孤悬华南敌后，却如灯塔一样。走出纪念馆，阳光洒在广场上，一名少年面向“永远向前”的东江纵队纪念碑群雕，庄严地敬礼。

罗浮山的晨韵依旧，古观钟声渐远。东江纵队的壮歌，永远在这片土地上回响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。

军史撷珍

2026年初，一等战斗功臣高翔去世的消息刷屏网络，许多网友纷纷自发缅怀这位曾经极限距离打下敌机的英雄飞行员。

1965年9月20日，我军某部雷达监测到有美军战斗机侵入我国海南岛西岸上空。面对明目张胆入侵我国领空的敌人，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飞行大队长高翔和副大队长黄凤生双机起飞迎敌。面对嚣张的敌机，高翔毫不畏惧。

很快，高翔在空中发现了一架美军F-104C战斗机。这是一场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较量。从飞行速度上看，歼-6战机的最大时速约为1450公里，而美军的F-104C能达到大约2300公里，两者时速相差较大。

为了确保能够接敌，高翔没有选择从后方追击，而是通过“切半径、抄近路”的方式往预测的交会点飞。因为歼-6战机速度相对较慢，这意味着高翔如果能顺利接敌，攻击的机会也基本只有一次。

高翔很清楚，必须确保航炮近距离百分百命中时才能开炮，否则很可能丢失这唯一的战机。而近距离开炮则意味着两机相撞的概率大大提升。高翔毫不犹豫，驾驶战机以接近极限的速度直逼敌机而去。

瞄准、开炮！高翔在距离敌机291米时果断开炮，手指死死按住扳钮不松开，一串密集炮弹呼啸而出，直扑敌机。敌机拖着滚滚黑烟，轰然坠毁。这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F-104C战斗机第一次被击落。

因为射击距离太近，敌机爆炸的碎片在高翔的机身上崩出了很多洞，直接导致歼-6战机的发动机空中停车，另一台发动机也受到严重影响。万分紧急时刻，高翔没有选择跳伞，而是凭着过硬的技术沉着操作，驾驶战机成功降落在机场。

敌机飞行员——美军上尉菲利普·史密斯在飞机爆炸前跳伞逃命，落在了海南文昌翁田附近的海边，被当地民兵活捉。

战斗结束后，高翔驾驶的歼-6战机的照相枪的射击胶卷被取出，里面是135毫米摄影机拍下的黑白胶片。胶卷冲洗后判读出来，高翔驾驶的歼-6战机在距敌机74米时命中敌机，与敌机最近距离仅39米。这一超近距离的搏杀创造了世界纪录，堪称绝无仅有的壮举。美军先进战机被我歼-6战机击落的消息传出，让世界为之震惊。

战后，高翔荣立一等功。高翔所在

极限距离打下敌机

■王寒凝

余海玉

的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，因为战功显赫，于1965年12月29日被国防部授予“海空雄鹰团”荣誉称号。

去年春天，当笔者登门看望时，94岁的高翔已于两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对于笔者的提问，他已经无法讲述那场空战的细节，但捍卫海空的使命感却已深深刻进了高翔的心里。随着病情的恶化，高翔的记忆时常回到年轻时的飞行岁月。平日照顾他的女儿多次看到父亲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，急匆匆地说，“快快，我马上到机场去，我马上到机场去”，一边说一边往外跑。岁月模糊了老人的记忆，却永远无法磨灭他捍卫祖国海空的决心和胆气。

今朝身向云端去，化作忠魂护长空。海空雄鹰会继续写先辈的荣光，忠诚守护祖国海空安全。

一双绣球草鞋

■胡晓琼

志坚和战友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暗想，若此时不穿，或许就再无机会。

血战湘江、四渡赤水、鏖战娄山关……这双草鞋陪谢志坚闯过无数险阻。部队进入甘肃境内后，谢志坚突发重病无法行军，被安排在当地养病，与春秀也早已失去了联系。

此后10多年，谢志坚多少次梦回都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于都河畔的乡亲们都以他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可春秀姑娘早已离开人世。

后来，谢志坚在草鞋上绑了一对红心绣球，不舍地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。此后，纪念馆便成了谢志坚余生的念想。即便在病重期间，他也让儿孙搀扶着，多次来到纪念馆。那双绣球草鞋，不仅是他与春秀的爱情见证，也是许多红军将士爱情的缩影。那些为理想燃烧的岁月，那些心系家国的抉择，永远在历史的星空熠熠生辉。



上图：谢志坚长征途中穿过的绣球草鞋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藏

东江壮歌

■胡红柱

会在此召开干部扩大会议（史称“罗浮山会议”）。会议以党的七大精神为指引，传达党中央对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。在艰难时局中，该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的任务，为东江纵队照亮前行道路。同年8月初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、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指示，东江纵队组成粤北指挥部，向粤赣湘边挺进。他们怀揣坚定信念，准备开辟五岭根据地。随后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逐步迁离罗浮山，踏上新征程。

站在冲虚古观大门前，老墙上用白玉嵌云石镶嵌的“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”匾额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古观东侧，是2003年建成开馆的东江纵队纪念馆。在岭南大地上，东江纵队纪念馆不止这一处，还有位于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王岭村的“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”，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的“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”。它们如繁星照亮了东江纵队历史的天空。

凝视冲虚古观，眼前檀烟仿若被时光魔杖点化，瞬间化作弥漫硝烟；悠悠晨钟也穿越时空，变成震耳炮声。刹那间，我被拉回到抗战时期，置身于华南抗日战场炽热的烽火台。我仿佛看到，1938年深秋的大亚湾，湛蓝海水被鲜血

染红；仿佛看到日军炮火轰鸣如恶魔咆哮，惠州城的青砖黛瓦在火光中如脆弱积木纷纷坍塌；仿佛看到东江两岸金黄稻田里，稻穗与纷飞弹片交织，奏响悲壮乐章；仿佛看到淡水河的河水似悲伤歌者，呜咽着绕道而行，诉说战争的惨烈。

1941年6月11日，天还未亮，驻莞城等地的日伪军，在日军大队长长濑的指挥下，如恶狼般倾巢而出，兵分两路奔袭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百花洞村。曾生得知后，当机立断，率部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制高点，严阵以待。当一队日军进入我伏击圈，曾生一声令下，战士们将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。密集枪声中，日伪军纷纷倒下，阵脚大乱。日伪军一部占领一处高地继续抵抗，另一部卧倒田沟负隅顽抗。与此同时，长濑率另一队日伪军向我方阵地扑来。我方机枪手吕苏随即即将长濑击毙。日伪军失去指挥官，队形大乱。我军则士气大振，乘胜追击。敌人多次突围，均未得逞。12日，日伪军从广州、石龙出动1000余人前来救援，被围困的日伪军才狼狈逃走。此战，我军取得重大胜利，缴获一批武器弹药。

1941年12月，香港被日军占领，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，

记史

“土城会议”，是1935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土城战斗中，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负责同志的会议。这是长征途中，中共中央在硝烟战火中召开的一次短暂而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。

遵义会议期间，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，下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、古蔺、叙永地区堵击，薛岳部和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。薛岳兵团8个师进到乌江南岸，黔军3个师向遵义、湄潭进袭，川军10多个旅40多个团向川南集中。蒋介石共纠集了40万人向红军合围过来，企图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。

如何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，是摆在党中央和红军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。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计划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，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。1月20日，中革军委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：“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，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，而以二、六军团在川、黔、湘、鄂之交活动，来牵制四川东南‘会剿’之敌，配合此反攻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，并争取四川赤化。”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兵分三路，由松坎、桐梓、遵义迅速转移到赤水、土城及其附近地域，渡过赤水、夺取蓝田坝、大渡、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，迅速北渡长江。

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合围逼近，当日晚，中革军委再次向各部下达命令，要求红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，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，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。

24日，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，进占土城，并向赤水县城推进。25、26日，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相继抵达土城。

土城是黔西北的重镇，也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。夺取土城，对于实现北渡长江、进到川西或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，具有关键意义。这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，关系到全军的士气。

在前往土城途中，毛泽东同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等仔细观察沿途地形。土城地处云、贵、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，地势犹如一个口袋的袋口，位置十分重要。利用土城有利地形部署一次伏击战，对于红军摆脱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，掌握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。根据敌情和地形察看情况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等人商议决定在土城以东的咽喉地带——青杠坡，歼灭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川军郭勋祺部，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。

红色足迹

晨曦初绽，罗浮山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。冲虚古观的飞檐翘角，似灵动的飞鸟，急切地拥抱第一缕阳光。灰雕碧瓦，宛如岁月的容器，悄然收拢着那缕柔和的光线，在朝阳轻抚下，闪烁出细碎的光芒。

微风拂过，树影婆娑，浓郁的花香四溢，引得游人沉醉其中，仿若置身于尘世之外的桃源。此时，我静立于此，身心仿佛与这古观野山融为一体，聆听着林木间传来的晨音，仿若听见岁月潺潺流淌的声音。那声音里，藏着往昔的故事，也蕴藏着未来的期许。

时光回溯至1944年8月，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惠州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创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

罗浮山一度成为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。1945年5月，东江纵队司令部迁至罗浮山。当时，司令部设在冲虚古观，司令员曾生、政治委员林平住在观内右边的两间平房内。

1945年7月，冲虚古观迎来一场意义非凡的会议。中共广东省委委员